

原著「法」巴尔扎克 译编 李娜

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

欧也妮·葛朗台

世界文学名著缩写

书



欧也妮·葛朗台

著者/[法]巴尔扎克

译编/李娜

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48 号

责任编辑:叶桂刚 张焕萍

装帧设计:杨 门

欧也妮·葛朗台

[法]巴尔扎克 著

李 娜 译编

*

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(朝阳区定福庄1号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盛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4 字数:59千字

1996年4月北京第1版 1996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:1~10,000册

*

ISBN 7-81004-585-7

I·75 定价:45元(全十册)

内 容 简 介

法国最经典的小说之一。贪婪、吝啬的箍桶匠葛朗台，靠投机钻营成了暴发户。为了聚敛资财，他凶狠狡诈，不惜逼死妻子，断送女儿的幸福；并且伪装清苦，以蒙骗竞争者，拒绝求援者。其女儿欧也妮珍视感情，不重金钱，向往幸福，却遭到遗弃…… 作品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及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利害关系。

世界文学名著缩写本丛书第一辑

主 编 李 凭
编 委 席香妮 张 路
杨仁娟 邵静之

前 言

奥诺雷·德·巴尔扎克(Honoré de Balzac), 法国著名小说家, 1799年5月20日生于巴黎以南的图尔城, 1850年8月18日卒于巴黎。他母亲不喜欢他, 所以出生后不久就被送到附近的乡村去寄养。从小学直至中学毕业, 巴尔扎克始终寄住在宿舍里, 从未享受过家庭生活的温暖。

1814年, 巴尔扎克中学毕业, 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当见习生, 同时在巴黎大学法学院听课。1819年初, 他得到法学士证书。但是, 他不肯进法律界, 而偏要从事文学创作, 依靠父母供给的极有限的一点生活费, 埋头写作。他接连写了数十部作品, 但都没有成功。迫于生计, 他只得暂时放弃文学。他曾先后搞过印刷厂、铸字厂, 但均以赔本而告终。

1828年夏季, 他决定重新从事文学创作。他写了一部以布列塔尼封建势力武装叛乱反对共和国为题材的小说《最后一个舒昂克人》, 初

步奠定了他在文学界的地位。1831年,他的《驴皮记》出版,从而使自己成为法国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。

1834年,他计划创作一整套社会长篇小说(包括已经发表的),反映革命后法国社会的现实生活,定名为《人间喜剧》,原计划写137部,实际完成了91部。其中,为我国读者所熟知的有:

《高布塞克》(1830)、《驴皮记》(1832)、《乡村医生》(1833)、《高老头》(1834)、《夏倍上校》(1832)、《幻灭》(1837)、《贝姨》(1846)、《邦斯舅舅》……等。

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是《人间喜剧》中的一部,写于1833年,也是一部脍炙人口、深受我广大读者所喜爱的作品。

小说的主人公葛朗台老头是箍桶匠出身,但是,依靠他的“机灵”、狡诈、狠毒,以及囤积居奇、投机倒把……等手段,成了外省小城中的首富。

他吝啬成性,把金钱看得高于一切。在家里,每天的面包和食物,以至于晚上用的蜡烛,都由他亲自分发。不管天气多冷,他只允许11月初才生上壁炉,而且到3月31日必须灭火。烧火用的木柴是从他自家田边砍的,由佃户们一段段给他砍好。他从不买蔬菜和肉,都由佃户

给他送去，面包也由他的女仆娜农自己做。

他的太太虽然给他带来 30 多万法郎遗产，而他给她的零用钱，每次从不超过六法郎。他对自己唯一的独养女儿欧也妮，也只是逢年过节给她一枚金币，而且不许她花掉，准备将来作她出嫁时的压箱钱。他的女佣人在他家干了三十五年，除了微薄的工资外，得到的礼物仅仅是一只旧表和他穿得已不象样子的旧破鞋。

他的弟弟在巴黎破产了。临终前，他把儿子夏尔送到索漠城里，托付给了他的胞兄葛朗台老头。谁知这位爱钱似命的伯父毫无手足之情，居然将侄儿打发到印度去自谋生路，而且在侄儿临走前，以极低廉的价格买进自己侄儿剩下的唯一的一些手饰。

夏尔来到伯父家后，欧也妮对他一见倾心，在他临去印度前，她将自己全部可怜的私蓄送给了堂弟。葛朗台发现后，暴跳如雷，逼着女儿交出平日赠送给她的钱，甚至不顾父女之情，将她幽禁起来，每天只给她面包和水。葛朗台太太为此气得一病不起，终于在痛苦中含恨死去。葛朗台太太死后，她的财产理应由女儿欧也妮继承。这对守财奴葛朗台来说，不啻是晴天霹雳，简直等于割他心头的肉！于是，他决定向欧也妮屈服，假情假意地哄她，骗她放弃继承母亲的财产，并答应每月付她一百法郎的利钱。欧也妮同

意放弃继承权，而葛朗台从未给过她一个子儿。

到了八十二岁的时候，这位吝啬鬼中的吝啬鬼，比守财奴还守财奴的葛朗台老头终于病倒了。但是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即使在弥留之际，他仍要求家人将轮椅在卧室和堆满金币的密室房门前推来推去，眼睛死死盯住密室的房门。要求女儿将金币放在他的面前。

本区的神甫来为他做临终祈祷，当他将镀金的十字架送到他唇边，让他最后亲吻一下基督圣像时，葛朗台老头那似乎已经闭去数小时的眼睛，忽地大放光明，猛地一下抓住十字架，至死不肯放手……最后终于拽着十字架咽了气。

本书根据原作改写而成。改写本基本上保留了葛朗台的人物形象，语言简洁，内容比原作更为集中。

在外省的某些城市里，有一些房子，看上去给人一种凄凉的感觉。

在索漠城里的一条街上，就有类似这样的一所住宅。那条街很窄，直达城市高处的古堡，现在很少有人往来，夏天热，冬天冷，有些地方阴暗得很。街面是石子铺成的，走在上面就传出嚓嚓的脚步声，一年到头既干净又干燥。两旁的房子都是木结构的，又高又挤。房子外观挺漂亮，四周很幽静。

这条街上的房子底层全是做买卖用的，可既不是小铺又不是商店，仅仅是简陋的店堂，又低又深又阴暗，堂门朝街开着，里外都见不到任何装璜。

店堂进门的地方有一垛小矮墙，是摆货用的。根据买卖的性质，有的摆着两三桶盐和鱼，有的摆着几捆帆布、绳子、铁器或几匹布。

你要进去，马上就可看见一个年轻漂亮、穿得干干净净的姑娘，手臂红红的，穿着一件白色的上衣，随即放下手中的毛线活，叫唤她的父亲或母亲来招呼你，卖给你两个铜子或两万法郎的货物。

你也可以看见一个卖酒桶木材的商人，两只大拇指绕来绕去的，坐在门口跟邻居闲聊。从表面上看，他仿佛只有些质量很次、供做酒瓶架用的木板，而实际上，昂热地区所有制桶匠用的木板都是在他开在码头上那个木材场买的。如果葡萄收成好，能卖出多少做桶的木板，他心里算得清清楚楚，出入不会超出一、二块板子。

买进多少，卖出多少，能赚多少，一切都是预先计算好的。所以，大部分时间，那些做买卖的人都在那儿嘻嘻哈哈地扎堆聊天，说短道长，东张西望，刺探别人的私事。某家主妇买回一只鸡，邻居们就纷纷前来问她夫丈，鸡煮得烂不烂。如果有位年轻姑娘从窗口探出头来，那些无所事事、扎堆聊天的闲人们肯定都能看见。

因此，这些又暗又静的房子，什么秘密也藏不住。大家几乎成天都在露天过活：夫妇们成双成对地坐在门口，在那里吃午饭，吃晚饭，争争吵吵的。只要街上有人走过，总免不得被他们指指点点，评头品足一番。

早先本地的贵族都住在这条街上，街的上坡全是古城里漂亮的老宅。下面这个故事中所说的各种事情，就发生在这些老宅中的一所幽静、凄凉的屋中。街上有一个黑魑魑凹进去的地方，葛朗台先生府上的大门就在这凹进去的过道里。

葛朗台先生，有些人还称他葛朗台老头，是个做桶的。他生活相当富裕，识文断字，能写会算。当1789年法兰西共和国在索漠城里标卖教会产业的时候，他正好四十岁，刚娶了一个很有钱的木板商的女儿做老婆。他带上自己的全部财产，即两千金币，去找那位霸道凶狠、负责标卖教会财产的共和党人，给了他个人二百金币，就在他手里廉价地买下了省里最上等的葡萄园、一座古色古香的大宅和几个田庄。

索漠的市民很少懂得革命，在他们眼里，葛朗台老头是个满脑子新思想的共和党人。而实际上，这个做桶的匠人，朝思暮想的就是买进葡萄园。他被任命为索漠市的行政委员。从此，他每年为共和军供应一二千桶白酒，代价是把最富饶的牧场弄到了手。

1800年，葛朗台老头当上了市长，把地方上的事应付得很好，当然他自己的葡萄收成则更好。1804年，他下了台，成了葛朗台“先生”，但他并不为此感到惋惜，因为在他任内，为了本城的利益，已经修了几条出色的公路，而且条条都通他的产业。他的房产和地产税交得很少。他的那些葡萄园，经他精心管理，已成了本地最出色的葡萄园，而且能供应最上等的好酒。

1806年，葛朗台先生五十七岁，他妻子三十六岁，他们的独养女儿才十岁。这一年，葛朗

台先生家接连死了三个人，先是葛朗台妻子的母亲德·拉贝尔泰利埃尔太太，接着是太太的外公，最后是他自己的外婆。这三位老人虽说都爱钱如命，但他们的遗产最后都落到了葛朗台先生的腰包里，究竟多少谁也说不出个准数，只知道数目相当可观。

葛朗台先生经营的葡萄园有四十二公顷，如果收成好，可产酒七八百桶。此外，他还有十三处田庄、一座古色古香的老宅（为了节约，他把底层的窗户全部堵死）、一百二十七公顷草地和1793年种的三千株白杨树。他住的房子也是他自己的。这些仅仅是大家看得见的家产。

至于他的财产究竟有多少，只有两个人才知道个大概：一个是公证人克吕肖先生，替他放债的；另一个是索漠城里最有钱的银行家德·格拉森先生。葛朗台先生经常暗中与他合作，分点好处。在索漠城里，大家都说葛朗台先生宅里藏有几千金币，所以他在街上走过时，人人都是又仰慕，又敬重，又害怕。

偌大的一份家产把这个巨贾的行为都镀上了金。如果说，过去他的某些行为常常被人视为笑柄的话，那么，现在这些荒唐的举动却都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了。他的说话、衣着、一举一动、眼神一闪都成了当地的金科玉律，那怕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动作，大家也都认为其中必有深邃

而不可言传的奥秘。比如，有人说：

“今年冬天一定很冷，因为葛朗台老头都戴上皮手套啦，咱们还是快收摘葡萄吧。”

“葛朗台老头买了许多桶板：那今年的酒一定少不了。”

葛朗台先生从来不买肉，也不买面包。每个星期，那些佃户们都会给他送来足够的食物，比如：子鸡啦、小鸡啦、鸡蛋啦、牛油啦、蔬菜、水果、麦子和面粉啦，真是应有尽有。他家唯一的一个老妈子，个子高高的，叫娜农，虽说已上了年纪，每星期六还得亲自动手，将家里人一周吃的面包全做出来。烧火用的木柴是从他自家田边砍的，由佃户们一段段给他砍好送到城里来，而且堆得整整齐齐的，除了讨得几声谢之外，他们连一分钱也拿不到。他新近买了六百公顷的一片树林，托一个邻居照顾，答应给他些许津贴。自从他买下了这片林子以后，他就吃上了野味。

这位先生动作非常简单，说话很少，发表意见时句子很短，声音细软。大革命以后，大家以为他耳朵聋了，说起话来断断续续，让人听了很吃力。一要商量什么事情，更是结结巴巴的，搞得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。这一切全都是他假装出来的。凡是遇到生活上和生意上的难题需要解决时，他就搬出四句口诀：“我不知道，我不能

够，我不愿意，慢慢瞧吧。”他从不说声是或不是，也从不把字据落在白纸上。

无论遇到什么事，他都得盘算半天。他从不到人家里去，也不请人来家里。他不吃人家，也不请人吃。不管走路做事，他都不声不响，似乎什么都讲节省，包括动作在内。

就体格而言，他身高一米七十，五短身材，骨架和大腿都很粗，肩膀宽厚。头发黄黄的，而且已灰白，有些年轻人不知轻重，竟然开他玩笑，说他头发是“黄金里搀着白银”。他的鼻尖肥大，顶着一颗仿佛有时会动的肉瘤。这副脸相一看就知道他是个一心想着捞钱的家伙，他关心的唯一的人是他所爱的女儿欧也妮，也就是他全部财产的唯一继承人。

城里的居民有资格在他家出入的只有六个。前三个中最重要的是克吕肖先生的侄子。自从当了索漠初级裁判所所长之后，这位年轻人在本姓克吕肖之上又加了一个蓬丰的姓氏，而且极力想让人都忘记他曾姓过克吕肖。他已经把自己的签名改为克·德·蓬丰。如果有什么冒失的律师仍旧称他“克吕肖先生”，包管在出庭的时候，就要后悔自己糊涂。凡是称他“所长先生”的，就肯定能得到法官的庇护，对于称他“德·蓬丰先生”的人，他更为百般保护。所长先生现年三十三岁，有一处名叫蓬丰的田庄，每年

有三万五千法郎进款。此外，他还是他两个叔父的财产继承人，一个是公证人克吕肖，另一个是克吕肖神甫，听说两人都相当有钱。这三个克吕肖房族、亲戚很多，结成了一个颇具势力的团伙。

德·格拉森太太有一个二十三岁的儿子，她经常来陪葛朗台太太打牌，希望自己的儿子亲爱的阿道尔夫能与欧也妮小姐结婚。银行家德·格拉森全力支持自己的太太，不断暗中帮助这个爱钱如命的老头。这三位德·格拉森也有自己的一伙帮手、房族和忠实的盟友。

克吕肖和德·格拉森两家为争夺欧也妮小姐而进行的暗斗，吸引了索漠城里居民的极大兴趣。葛朗台小姐将来究竟嫁给谁呢？所长先生还是德·格拉森先生？

据地方上熟知内幕的老辈看法，葛朗台一家子都非常精明，绝不会将家产落在外姓人手里。索漠的葛朗台在巴黎还有个兄弟，是个非常有钱的葡萄酒批发商，欧也妮·葛朗台肯定会嫁给巴黎葛朗台的儿子。对这种说法，克吕肖和德·格拉森两家的党羽都表示异议，根据是葛朗台兄弟俩，三十年来只见过两次面。

1818年初，有一桩事使克吕肖派明显地占了上风。弗罗阿丰家的田产素以美丽的园亭、别墅、庄园、河流、池塘、树林而著名，价值三百万

法郎。年轻的弗罗阿丰侯爵因急需钱用，想把这所产业卖出去。克吕肖公证人、克吕肖所长、克吕肖神甫，加上他们各自的党羽，不断游说，竟然使侯爵决心将它卖给了葛朗台先生。

这件新闻一直传到了南特和奥尔良。葛朗台先生让自己的一个佃户领着去视察买下的别墅，以主人的身份对产业瞥了一眼，信心十足地回到索漠，认为这次投资非常值得。为了把差不多出空了的金库重新填满，他决定把自己的树木、森林统统砍掉，连 1793 年种的白杨树也一起卖掉。

“葛朗台先生的府邸”这个美称，现在大家该明白它的份量了吧。那是一座灰暗、阴森、寂静的屋子，座落在索漠城的上部。

大门的中央开有一个四方的小洞，装了铁栅，旁边吊着一个敲门用的铁锤。喜欢东张西望的人，可以从小铁栅洞里窥见有个阴暗的过道，过道后面有几级通往花园的梯级，花园周围是一道潮湿的厚墙。

在房屋的底层，最主要的房间是那间进大门后穿过一个小过道就碰到的堂屋。卢瓦尔河两岸的小城市里，堂屋非常重要，这一点恐怕很少有人知道。它既是客厅又是饭厅，凡是外来的要见主人，都得在此等候。它是日常生活的大舞台。本区的理发匠，给葛朗台先生一年理两次发

在这间屋里，佃户、教士、挑夫进进出出也在这间屋里。

堂屋有两扇临街的窗。除了地板，室内的一切全是灰颜色的，包括墙和天花板。壁炉架是白石砌的，上面摆着一座旧钟，钟面玻璃已有些发绿。两扇窗上挂着曾经是非常漂亮的窗帘，是买进这座房子里原有的。

门附近的那扇窗前有一把椅子，椅座上放着一个厚厚的草垫，使葛朗台太太坐了可以望见街上的行人。旁边的那张小靠椅是给欧也妮·葛朗台小姐坐的。十五年来，从每年的四月到十一月，母女俩就坐在这个位置上消磨日子，手里不停地干着针线活。只有到了十一月一日，她们才把位置搬到壁炉旁去过冬，因为只有到这一天，葛朗台先生才允许在屋里生火。但是，到三月三十一日必须灭火，不管早春秋末外面都挺冷。

晚上，点灯的时间很晚，而且一吃完晚饭马上就熄灯。因为点的蜡灯是吝啬鬼亲自分发给女儿和娜农的，连每天的面包和食物也都由他亲自分发。

索漠城里人人都羡慕葛朗台夫妇有这样一个老妈子。她身高一米八五，所以大家都叫她长腿娜农，在葛朗台家已干了三十五年。虽说她每月的工钱只有六十法郎，但是大家都认为她是